九子全書

ひ3
130
21

門 口仁13
號 130
卷 21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閏新自王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高字新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孔新達評不崩不過是山木不變處推之人物皆然

沈鳴諫評上言高曰所欲得此言生曰所欲至可見人皆有欲特患人主自解其高自失其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筋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慕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曾彥評准當則不變天人原自合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楊慎評入地則爲對亦開心戒修而無深意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衍則字親。切）敎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葉水心評節不可更王政所以配造化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李泌評威立於民民何可不得

楊慎評此段深居靜攝之病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是藥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郭正域評人君心如風雨則怨怒之及

劉魏評同民好惡故政樂而令行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之亡卑必曰致利不然恐水載舟亦覆舟矣

程敏政評欲行令必先樂民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後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天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沈維垣評靜佚二字見治原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浙江圖書館藏板

張榜評歌樂美行民樂之好

朱養和評得人所以致治古今一軌

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糾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寬暴之令加於

柯潛評蚩搖語甚危

百姓懈弛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糾自取之也故曰糾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蚩搖而無所定謂之蚩蓬之問蚩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蚩蓬之問不在所寘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何良俊評亦明德惟馨之意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强也。故國富兵强。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蘇軾評羿與造父奚仲取譬恰中舍道術巧而求治其何能治楊慎評別淺以見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張嵲評衆理相當最幽枯

其民慶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埳

姚佩訂依稀不識不知之風

朱養和評鶉冠亦曰役行惟心恣爲之行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有一致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黃震評謂嫻矣

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岳正評詈德人蔽主明于古燭戒

沈鳴新評顧憂所以準言行

致詈賢者之謂詈推譽不肖之謂德詈詈德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詈德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穆賦評舉長
短非計速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俾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李泌評得戒必諾戒必方是聖人之言事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何俊良評善立者去小務大

楊慎評納諫正以肥身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疾移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

朱養和評惟公則平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葉水心評使人所以重器使

周元公評聖用最壞事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蝡蝡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蝡蝡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蝡蝡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俣人之所大難也而蝡蝡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孔穎達評無取者源于取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穆脩評廣聖句新異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趙用賢評功失正衰可爲忌邪之箴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續按）謂操其要。
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
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
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
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
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
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繪評和之福不止合行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
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
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
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
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
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
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蘇軾評萬物程式一語該盡

黃震評愛中之畏無不樂用

柯潛評樂之生之若君自爲地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民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沈啇新評扶持數語可謂見宗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曾彥評道變化身渾朴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張嗥評持滿最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朱長春評即惡盈好謙意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姚樞評天道總在同民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楊士亨評說到子孫意甚深遠

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
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
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
子孫被其澤業紹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
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張楊評利民者帝王之實

何俊良評惟理無私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
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
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
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愁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死則慈母笞之故
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愁不以其理動者下死必
笞故曰生棟覆屋愁怨不及弱子下死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

朱養純評勝敗死巧拙終不如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程敏政評大小由天在人善承天

劉鄗評可爲亥道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倫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域評然信友又卽是忠臣孝子

沈維垣評量方而使方能官人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而事敗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彊不能

楊慎評須先相人品

葉水心評切中世病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章法好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沈鼎新評衡石程書只是不自去而善因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孔頴達評剔出聖人則知人不可亂用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垂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也故其位安而民徃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徃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姚樞評使不忘處最微

朱養純評上蔽下壅故下不得通上不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朱養和評有物有恒言行可後再矣

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　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謂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相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爲管子演其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抵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爲創體與後世就文通酯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經生家門戶耳

一篆古弋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論自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遠遠（舊作與）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非弱即戚）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程敏政評莫知治亂強弱豈不予敵）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敎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

胡瑗評始知有敎士良將方可戰勝廟堂

沈鯤新評全生而無以自守愚甚矣即王務何侯諸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窮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
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蘇軾評是論處士下砭

何良俊評以好捐國可憐可畏

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李泌評情僞不見成何上下

柯潛評荒嬉讀此宜骨竦

朱養純評私黨之禍甚熾

朱長春評能使主不悔不更術果巧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張楠評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淺弱惟版法解獨勝

程敏政評揭出法事須操持不可以不正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字法）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刑語）

沈鳳新評正植法天經風雨法時運高下法地紀始可倣三經以有國

張榜評秀逸蕩漾酷似晉非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朱養和評讀之如和風烈日可愛可驚

握之極之言

謹之利至要

乘憂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殺怒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

老子成

李泌評先易不見全在人審察

張榜評盤旋綿遞

楊慎評舉廢二語大非幾思之筆

楊忱評知亂爭所由階便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不

柯潛評順利所以令民鄉意勝任語中肯綮

曾彥評說到心逆量失直快人事要領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治之本二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怨而行也度

沈鼎新評如此用財力便是反息之原

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事不工而不足故曰費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朱養純評正直所以明法度義自森烈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器六攻語甚嚴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沈鼎新評上特法而下循吾向容差參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華

蘇軾評恍遊華胥之野

沈維垣評信必始可用法一捧一痕

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柯潛評凍雨洗壁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利愛是至寧

當作悅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慮私

績按

果長春評必經必道必當必理則怨自弭

弭順評事衆評翻案句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讐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胡爰評以不利利以不有言論奇致與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槩名論漠然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于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朱長春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刪之草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于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慙姤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沈門新評欺犯亂三字明主宜懲

李泌評孤當家壞事

猶臧評必用必服正是畏處

任敏政，計人主魁柄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何良俊評魚不可脫于淵觀此益信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朱長春評大臣專生殺威法安臣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葉水心評已廢已奪可爲寒心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

朱養純評貴賤無所因緣而進使無壅令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亂世之術）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按情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曾子訂斷不參伍是病根）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李泌評一明一逆如桴鼓應

何焯評案法則意不淫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沈評舍公用私則賞罰便無憑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熒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沈鼎新評刑法是用民大柄不敢二字令人颯肌戰慄

經濟之要（言）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可爲下替者戒）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蘇軾評惟獨則乾剛攬與衡石程書不同

周亡會評波鮭銷琥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程敏政評法嚴故難犯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獨之至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沈鼎新評官吏不私極正以去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說破詐情

語與權衡異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楊慎評權衡本以去吏私解即以喻吏以其吏皆權衡也不事權衡語意會甚佳

何良俊評差公平最確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朱養和評不督實責功是以譽黨盛行

姚鼐評賞罰憑毀譽非古官人之意

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勢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曾彦評汚汚如海暴如山

張榜評漸微而積更可畏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察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隱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按佼同交後放此

朱長春評爲之視聽蔽主甚矣

胡璦評從來僉壬大都老子蔽法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
（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
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
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
（可、痛、哭）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
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沈鼎新評功罪重私今忠言無處看已

姚旅評重臣之勢至此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新、朔）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程敏政評處家自不及國

張榜評私之一字有媿以人事君之義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蘇軾評不尊君在國皆由力法不明之故

李泌評石破天驚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王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郭正域評定入品如鑑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沈鵬新許不試不官宜功實之鮮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永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柯潛評是非事情非量度不析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一通而莫之能蔽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姚堪評立民欲惡語語見宗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岳正評守法是第一義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續按作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

何良俊評讀此與二之日清華何異何必王風獨饒春色

梅士享評春作之衆易從而飛耳於五衢咀蘂之嗟則隱然動念千人之繇易起而長目於萬畝不舉之

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秏穫百日不秏穫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秏同耗別本作種言七十陰凍秏穫若百日則過時不秏矣是秏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緣則側焉傷
心又國幣有
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爲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
衡不得不按爲百日。則爲失時。不可以種穫矣
籍而征民貧故曰百日不耕穫。耕。耘也。種也。今君立扶臺五衢
盜興不得不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
嚴刑而禁故不必足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以散不戰而兵自弱也

夫橋種黍穫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
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爲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
衡不得不按爲百日。則爲失時。不可以種穫矣
籍而征民貧故曰百日不耕穫。耕。耘也。種也。今君立扶臺五衢
盜興不得不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
嚴刑而禁故不必足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以散不戰而兵自弱也

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絲。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絲。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絲。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絲。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絲。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春渝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逆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簽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懷農矣。傳於術矣。術病道。利餌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簽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爲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簽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後作）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簽乘馬之

梅士亨評民之耕織皆歸上此上下一體之理猶君不知故奪民時弃民本而

不恤

沈嗣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日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春演）馬之乘在御以筴爲進退緩急先筴取義于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爲主用新人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爲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

梹士亨評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決有修宮室臺榭之庸切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贏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筦大夫家之貸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者庸不爲自生之民以君養民也聖賢御世周防總二愛民之心然非國有重積不能不然今年用之而明年無復者不知國遇荐飢將何以給也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下之分准爲開闔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宇補其流民得其資國人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闔在上無求於民此所謂不足皆凶年也咻於加之義則且爲掊克橫征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決民失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竈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春演）前無狗後無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布業之息得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得力食于官亟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興役活饑民一戰士命二圍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

蘇軾評庸以開力食亦救荒一策

張榜評起衆而合民失本使非善持國計

葉心水評相圓語加特

圭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史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閒閭則筴乘持流之數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春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史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續接）問上下之間中算也春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閒閭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楊慎評地用不竭而方常廢或曰人之老死無方可存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輕重四

事語第七十一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蓄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繢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春通齊諸侯如漢）負海子七十里（微侯一等侯也）

柯潛評云事六蓄羣材供由上用

郭正域評用人勸下各有所積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紡績織徵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繢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緡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徵勝不徵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郭正域評勝非蓄不致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月

管子輕重五

朱長春評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支極俚極巧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絕矣

張榦評此篇最精詳曲折悔士亭評周禮有鹽入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不聞鹽奚之征王者鹽鐸之世則然本世用則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都爲隱情而發反桓公曰對曰此隱情也〔春通〕一篇而用之奪民之隱爲君隱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三升少半大女食鹽二升少半少半猶不滿也

楊慎評商生利者也謂曰生利二百萬

廢不得不籍官於山海亦世道升降之機御也

升少半五口之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而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二鑢爲釜當米六斗四分彊半彊也令使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一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十萬千鍾二萬百鍾二千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數而立筴也商計也計其大男大女食鹽二百萬合爲二百鍾〔春通〕筴市賈之計帳也禹筴以一禹筴而例其全也商令之臨商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之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二百八十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一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九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十已上爲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爲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千萬是一加兼二國人籍之正爲六千萬鐵正在下不入此數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鉏一人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若猶然後併耕者必有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輦居玉反大車駕馬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鐵一人之籍鐵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鐵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張榜評此言鹽官之利而預并鐵官總算於此共得六千萬別一法也與四倍當一國而三萬人爲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之處同法

葉水心評因鹽官并及鉄官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譬臨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釜十五。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春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捨何人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加五。總之百加五。

梅士享評因人山海一味富國與民同利之意漠然矣

張榜評百錢一釜吾以百五十收而受之以二百賣而出之較原價得一百

朱養純評讀終篇朱免天下與賈爭利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推。謂加五錢之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春演。有管海王。類也。推。猶度也。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擅。以助武征。寧權奇之正乎。但爲君者不可不在此言說。微管本大病。國大諱。微桓天下譁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祉稷大。自古無不衰而興利。無不興而興利。

朱長春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本。末爲非矣。但平掌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有不主於君也。況其山川曠遠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下爲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夥。王都矣。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萬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則可使用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知之故民死可使守之

梅士享評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橫征於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疆而非詐詐以愚民也

故不可不調也調其兩求也租籍者在王商曰租籍所以彊民而不可不調也在農曰租稅慮而請也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梅士享評君操其柄故粟歸自君利藏亦自君蓄貿不得乘民之不給以專利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臨孔者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

本愈重則積愈多將愈貧則財愈廣然國愈貧盡聽大君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錥（錥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沈鳳新許豪家兼并以致民飢用之罪實在君

不給。以致匱之。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梅士享評輕則上斂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出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什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爲衡國板於民

俞樾諭

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糴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衡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張嗥評斂輕散重自得其平

程敏政評射泄二語新貴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鎰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什倍也

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農家鬬之而賦與之約收其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可擅其利

孔頴達評與民所乏便是利

朱養和評與其穀貴于二者則不平歸平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廡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壯也離情耕稼也以正戶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

朱長春評贏謂游手末作不在授田之戶但處戶而籍則口之外盡得豢矣

梅士享評五者偏行而不盡故衣薄易供而民不困

朱長春評移人君作民間一大囲戶大責主名可著

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僞亦於國服案之

李泌評物有輕重而作以御之故謂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幣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郭正域評細舉抵距衝託之國以起功賞孤縱之害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壞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朱長春評本議不了忽起崇三國大發議方引入地脉有此龍兵法有此脉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丙欵小國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軏苻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禹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朱長春評看他滄滄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挽合關照

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歛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法然其穀物于奪收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貢日與卿大夫持籌登壟圖揵于大駔微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

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
予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曰籍於號令。使去
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爲命。夫乃大盜白晝
劫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曰
三歸反坫也。其爲諱耶。好事者僞也。前誣良大夫
後候漢宋天子。○弟皮相文。已見禺鼆。後人行之。
如莽之周禮
耳。其眯那。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
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
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朱長春評篇最難解故爲評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亦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曾彥評軌數詳悉

梅士享評此節總之相田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
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
乃終歲
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
業直時而橫古莫
及
之。（春通今吳方言）
謂計。大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
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
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
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
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
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

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爲斂散穀與幣時以爲上下穀多則以幣斂穀故民得耳濟而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困且又以幣斂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隆於上此君民兩利之術也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于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于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于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春通〕環一年而周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也〔春通〕環乘法也載也〔春通〕周禮之法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國服之法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准〔春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民也曰

姚樞評省補以滿准法最良

吾所寄幣〔春通〕寄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櫝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春通〕以餘補不足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春通〕即上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春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穀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春通〕幣下言穀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以鄉而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櫝市准曰上無幣有穀〔春通〕以幣息穀又以穀准幣環穀而應衰國奉決穀反准賦穀息幣〔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軌幣〔春通〕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春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其之法

朱長春評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質庫賈之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籴一糶大要軌法主此兩歷曰軌曰環曰乘皆還轉之義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櫝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春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貿市廢箸之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櫝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管子對曰秦春民之功絲與招反秦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秦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秦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秦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秦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秦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秦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末幣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郭正域評奔流下急湍

楊慎評文如金錯刀

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罷罽箕
勝籬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
械器勝籬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
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
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
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也
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
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

朱長春評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頓然一農宮司之窮弱免於貸責豪甯無沃牟擅民貲省而嗷功暗此重農之大以也工者務之何止伯國無籍於官而大豪專其重矣又無儲於

管人而猶賈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

朱長春評具務布帛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爲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求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

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
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
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
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春通）巨家小家
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
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
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春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稼于野故田外之

與利中便筴

沈鳳新評說本輔時矣而時又以調本輔

楊慎評榮屋翼也惟願有之官中惟願之四榮樹其餘不可樹恐蔽女紅之室

朱長春評柴楂室奉棺槨與莊子祖梓高明壓禪傍同害異詞各成其工

貲壤。主其馬乘。以損田穀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於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春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爲軌之本。二爲軌之輔。三爲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權朝夕高下爲擴調者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害女功春通男耕女織。國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

之抽。亦天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分歲。三征而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徵。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盡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管子對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糟賣子者。糟音遭廩也。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糟賣子者。禹以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塋古地字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緡千見反。洒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劉勰評人地之權皆由于天權

朱養和評竹披風入輕峻無倫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爲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下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則不平矣民之門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陰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羸守豐之賤兩貿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凶而阨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藏分於穀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

朱養純評上十去九數甚當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沈維垣評流策故爲十爲百

夫之力也。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春通〕賈一賈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爲十。十可爲百也。故曰流策。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策。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策。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

楊沈評守數平流語確然

迫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春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驰。未形而守已成。第國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無地不驟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足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楊士奇評高在高慈孝乘民之富足而風之禮義之化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次塞桓公曰。何謂次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

朱養純評理常而製法變其

沈鵬補註曰前業勸行乃以善民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月月之終復（春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脊勸焉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筴常決運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月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春演）古王之治曰既富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凶用慈民乃勸行黃金立食以一金表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勸業養之數也勸行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軌守

敷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上得足也乎故後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偷爲禍爲言於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桑麻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曰其穀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朱養純評理財之術）

（沈鵬補註曰前言樹畜必大之事）

（前言優置之事以勸農養黎民無所不盡其心至五官技之設最緊乎此於教以軍民行矣）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
者也國用相廢而足相因棣而答然後置四限高下
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
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
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
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
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
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閉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

何啓評五官六家相解會義

蘊軒評此合君棟

無失筴萬物與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未教詩記
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揀筆永反說反與柄同春通上五官
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爲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貧而君富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楊倞評詩記可以御行殫義可以古吉三者合持爲稼行當是禮

朱長春評國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完上以度法

禁繆引下此文家隱脉周以下無矣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沈鳴新評此心爲國殊不慄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往而戒來以形禁也刑禁者華面不華心故問心禁一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同心載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箕蓋於此乎管子曰

周元會評說龜所自

未也將御神用寶春演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國機徐疾之極箕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貝神設寶龜雖有通務以布爲天下公也寧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僞寵以龜富人之資是盜也盜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跖蹻之不若哉禹氏王汝漢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爲重卜也故曰桓公曰大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未聞無資數百里

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鬬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鬬求月反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方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寄。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爨之以四牛立竇曰無貲。立龜爲竇。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葉水心評忽人東海一段奇峭
李泌訂無貲語更加
劉勰評敘事古博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金千金黑白之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春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助策。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

黃震評民皆從好貨然

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千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百乘之國不可以無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今夫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斂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貯少而在官之倅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也止得直半也農夫夜寢

沈啓新評肥故器幣壅輕故士祿虛

孔頴達評勸農行幣自然富足

朱養和評三忘何可見于國

奚起力作而無止彼誠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得不使農作勤也（春通）不得不使農作勤也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疇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忘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夾而准以軌則利權不下壅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疇是我以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明山之會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

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間。而利篋在上。大夫賈人。無所竊權。而自肥矣。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此此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山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山。故天子失其

黃震評天子不假權令諸侯以下收其入幷也

權也。桓公曰善。（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山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入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爲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山。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人之所食則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朱長春評是公之庸昏猶知曰有粟得而食知與伯之君卿白守國守穀而已

矣鉅橋何以爲人散救倉何以爲人守七國任地富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策而託于管者徒爲青苗階厲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此言

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上能積穀則穀不委。於民間

參分則三分在上矣。言收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幣。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亏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誤。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爲穀笑。重之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

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春通。君捺國笑。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藏於上。三游於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賈斂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斂國服。而權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

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以盜國背君。況於利策乎。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

郭正域評與穀收穀大有術

楊慎亨評此言上能致穀則穀不泄於天下。真國策之得。而豫備以待凶荒師

旅者也

姚範評守重流原非閉糴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貿。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眎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子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貿。不召而如流。則四境之穀。不定而自平矣　而天下不吾洩矣　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　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櫜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於筴春演殘國亾家藏於筴理財之至言也桟臺之錢鹿臺之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奢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重上據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據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悝圭之口所不屑道

楊慎評王伯兩言了然道破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得斂。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斂之無窮。幾十年。民其罄矣。爲此術者。爲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居之厚。日同息耳。下筴之。不如上筴之。然而以時筴之。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利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平。母存而子輕。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貴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權之。穀爲君幣爲下國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而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輕散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橫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千畝加十。爲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斂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軛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爲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十。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

程敏政評權輕重爲據散

岳正評藏筴一言可爲寒心

何俊良評斂三賦七則什去七而爲奪以會

今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爲出是云奪之以會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春通〕斂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爲餘也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楊恍評乘時疾徐與上乘時進退意同

桓公問管子曰天子三百領秦齊而散〔春通〕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奉務齊而散財於民謂不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室一以齊爲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鼎新評財終有始亦巧於專

世則爲祐。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春通〕戚公子卿。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爲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鹽氏。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當射利。而擅蔵。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貴細民。亦依爲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春通〕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卽臣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宋養純評曰重用則荒價與平價異

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春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爲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就而庸之。一日而所以決其。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秉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算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古。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惡由號令。然可易爲耶也。

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打姐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園牧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廩稱事養

曾彥評准價就役等皆隨時上下之術

穀軌評以牛筴通國筴亦其例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殆。羸死之罰。夫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刈民之用。牢獄通。而國獄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刈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刈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春通）合游。如社會醵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獄因通焉。大夫時會。刈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獄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

朱長春評漢禁二人羣飲君子以爲苛此通獄合游又無濫乎不以儉示而以修治一時之禮非國法也平帥之不檢豈伍乎匪盈禮說

柯維訂權宜一四地勢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春通）漏壤此言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柵牢之獄。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庸傾爲廢居乘時以調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

管子卷二十二終